

福
田

207



佛教月誌

9. 月 9. 日，假台北市臨濟寺，舉行白聖長老百歲冥誕紀念法會。

下午在社教館舉行紀念音樂晚會。

中華佛寺協會，訂於 10. 月 6. 日至 8. 日，假台北縣三芝鄉蓮華寺，舉辦寺務管理與發展研習。

佛光山訂 11. 月 10. 日至 14. 日，在台北縣三峽鎮金光明寺，舉辦第

8 屆台灣寺院管理講習會。

曾於 66. 年至 89. 年等，數度指導湛然寺止觀靜坐基礎班，林修老居士，於 8. 月 11. 日西生，享年 82 歲。

報載：景氣低迷，寺廟香油錢收入減少，入不敷出。

佛教僧伽醫護基金會，92 年度巡迴義診，9. 月 21. 日在台中市南普陀寺，限男眾。11. 月 2. 日在南投魚池鄉南林精舍，限女眾。

大型《中國禪學》年報，由河北省栢林寺出版。

台北市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於 9. 月 20.、21. 兩日，舉辦「佛教經論介紹」演講。

法光出版社出版：《冉雲華先生八秩華誕壽慶論文集》。

新竹縣佛陀世界，7. 月 5. 日起，舉辦馬哈希內觀禪修法門。



本期目錄



封面：墨玉（財神圖案） 大明攝

1 ● 佛教月誌

2 ● 普賢菩薩發願文

3 ● 天台智者的果位論……………沈海嫻

9 ● 住院療病感言……………明了

12 ● 湛然寺習天台教提要——佛隴文集代序……………三五

13 ● 論唐初有關因明的僧俗之爭……………沈海波

17 ● 天台智顗前期著作之研究……………依佐藤哲英著
觀譯

20 ● 服務第一沓婆摩羅子——四分律藏人物之一

23 ● 倭虛大師的辯才智慧(五)……………何世亮

26 ● 青山原是吾家物……………覺蓮

28 ● 法華蘊藏三諦義初探……………雲庵

33 ● 九十二年八月份會務報告

封底：舊日(七)

普賢菩薩發願文

天台智者大師撰

稽首十方三世一切諸佛，願當證知某甲，諸佛所有一切波羅蜜行，我今然當如彼修學，唯願諸佛如來慈悲哀念。我願於菩提心得大固力，於不可思議諸佛法中得深信力，於多聞中得不忘力，於往來生死中得無疲倦力，於諸衆生中得堅大悲力，於布施中得堅捨力，於持戒中得不壞力，於忍辱中得堅受力，魔不能壞得智慧力，於深法中得信樂力。

一者願我於一切生處，一切法中，常得供養十方一切諸佛，盡未來際，無有休息。二者願我受持如來甚深法海，即自明解，不由佗悟，盡未來際，無有休息。三者諸佛坐道場處，願我於中作攝法上首，請轉法輪，度脫衆生，盡未來際，無有休息。四者願我修行一切諸菩薩無邊廣大願，盡未來際，無有休息。五者願我教化一切衆生，卵生、胎生、濕生、化生，悉皆令入無餘涅槃，盡未來際，無有休息。六者願我生諸佛刹，如對

目前，盡未來際，無有休息。七者願我嚴淨諸佛如來甚深剎海，盡未來際，無有休息。八者願我與一切諸菩薩同行，集諸善根，盡未來際，無有休息。九者願我所有身口意業，衆生見聞，皆獲利益，如藥樹王無空過者，盡未來際，無有休息。十者願我於一切微塵道中成等正覺，轉大法輪，度脫衆生，盡未來際，無有休息。

佛子若能發此十大願者，百萬阿僧祇願門皆悉見發，願以此廣大誓願種種善根，迴向一切衆生。願皆永離三惡道苦，具足普賢菩薩行。願我又以此善根迴向無上菩提，不求世間二乘果報。我又以此善根迴向眞如法界海。眞如無滅、無漏、無爲，不可破壞。願我善根，亦復如是。如三世諸佛迴向，我亦如是迴向，迴向已，歸命禮三寶。

天台智者的果位論

內容提要：

智者大師的佛學體系是在其巨著《妙法蓮華經玄義》中全面展開的，典型地反映在其十妙（境、智、行、位、三法、感應、神通、說法、眷屬以及功德利益）的理論中。雖然說，十妙中最重要的應屬境妙、智妙和行妙，因為真理、智慧和實踐三個方面代表了行者的修行歷程，但行者修行的結果則是由位妙來代表的。故智者大師的果位體系，既是對前三妙的總結，為行者修行成佛提供了可資遵循的途徑。

關鍵字：1. 教判體系 2. 果位 3. 四教 4. 五味 5. 位妙

A Study of T'ien-t'ai Chih-i's System of Position

by Haiyan Shen

Doctorate Candidate

Oriental Languages and Cultures

Ghent University, Belgium

Abstract:

T'ien-t'ai Chih-i's system of understanding Buddhism is comprehensively revealed in his masterpiece *The Abstruse Meaning of the Lotus Sutra*. Specifically speaking, it is displayed through his discussion of the Ten Subtleties, those of objects, knowledge, practice, position, three dharmas, empathy and response, supra-mundane power, expounding the dharma, retinues and benefit. Of these ten categories of Subtlety, the most important ones are the first three categories. Objects as truth is taken by Chih-i as the substance where everything is based upon. Knowledge is taken by Chih-i as gist, by which truth can be penetrated. Practice is taken by Chih-i as function through which one is able to attain accomplishment. Having presented these three categories, however, Chih-i extensively discussed the Subtlety of Position in order to conclude the previous three categories of subtleties, as position is a result of one's practice. Thus, Chih-i's view of position incorporates all three elements (substance, gist and function), and is extremely

important category in reflecting his system of understanding Buddhism.

Key word: 1. System of classification 2. Position 3. Four Teachings 4. Five Flavors
5. Subtlety of Position

一、前言

天台智者大師在其巨著《妙法蓮華經玄義》中通過對十妙（即境妙、智妙、行妙、位妙、三法妙、感應妙、神通妙、說法妙、眷屬妙以及功德利益妙）的闡述，完整地表述了其佛學體系，使整個佛教以嚴密的系統化的形式呈現了出來。其體系包容萬象，三藏十二部中大、小乘佛教皆有其特定的位置。此乃是智者大師對中國佛教的卓越貢獻。智者大師佛學體系包容萬象的特點在其論述十妙中得到了充分的發揮，其方法則是將佛說判為藏、通、別、圓四教義，以此囊括聲聞乘、緣覺乘、菩薩乘以及佛乘。因各乘對佛說理解之不同而導致其真理觀、智慧觀的不同，所行的實踐有所差別，而解脫之果位亦各個有異。智者大師所論之「位妙」既條分縷析地將不同乘之修行果位全面的反映了出來，肯定了各乘不同的解脫之功能，又為行者指明了究竟成佛的方向。佛教整個修行求解脫的體系在智者大師對境（真理）、智（智慧）、行（實踐）的闡述中已經囊括無遺了，¹ 即是從體（境）、宗（智）、用（行）三個方面

來對佛教的理論與實踐做一個概括。而大師的果位論（位妙）又是其對真理、智慧、實踐觀的一個總結，是對其教判體系的進一步論證。換言之，既然四教人由於對真理的理解不同而有四類智慧，四種實踐，那麼，四教人所得之果位當然也就有差異了。如此從境、智、行、位等方面反復論證，不僅使整個佛教體系化，使以四教為代表的佛之不同說教在智者的體系裏各得其所而不相衝突，更確立了佛之說法乃在於令一切眾生皆共成佛道這一根本宗旨。智者以體系化的果位論，使修行成佛的目的更為明朗化：無論行者所得果位之高低，最後終能證得佛果。

本篇旨在探討智者大師在《妙法蓮華經玄義》中所論的果位體系，使其佛學理論能完整地呈現在讀者面前，並由此了知大師是如何將浩如煙海的佛教體系化的。

二、智者大師的果位體系

智者將佛教的果位分為六組，謂小藥草位、中藥草位、上藥草位、小樹位、大樹位和圓教位。此三草二木的名稱是從《法華經》中「藥草品」² 中而來，各用來譬喻不同的修行位次。其表解如下：

三草二木

修行位次

1. 小藥草位——人天乘位
2. 中藥草位——二乘位
3. 上藥草位——三藏菩薩位
4. 小樹位——通教三乘位
5. 大樹位——別教菩薩位
6. 圓教位——最實位

以下分述智者大師通過此六組所闡明的佛教果位體系。

(一)小藥草位所代表的人天乘

佛教最基本的修行是人天乘，由守五戒十善即可獲得人天位。

(1)有關人乘的修行，行者只要守不殺生、不偷盜、不妄語、不邪淫、不飲酒五戒³，即可獲得人乘位。人位共有四品，由轉輪聖王之金、銀、銅、鐵四輪代表。下品指鐵輪王，中品指銅輪王，上品指銀輪王，上上品則指金輪王。⁴

(2)有關天乘的修行，行者若修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兩舌、不惡口、不綺語、不貪、不瞋、不癡十善道⁵，便可獲至天乘位。天乘位共有六品，與欲界六天（即四王天、忉利天、夜摩天、兜率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相應。初品指須彌山四圍的四天王天，二品指日行天，三品指清淨天（即焰摩天），四品指的是兜率天，五品指涅槃地（即化樂天

），六品指婆羅尼蜜（即他化自在天）。每一品位概述如下：

初品須彌四天王天指的是持鬘、迦留波陀、常恣意和笙篳篥，每一層天分別有十個居處：⁶

第一層天持鬘有十住處。(1)「白摩尼」處為生前受佛、法、僧三皈依而不雜餘心者所生之處。⁷(2)「峻崖」處為生前造船立橋、自守戒亦令他人守戒、不作罪惡者所生之處。⁸(3)「果命」處為生前于饑荒時守持淨戒、淨身、口、意，為行人種植果樹者所生之處。⁹(4)「白功德」處為生前散花鬘於佛上及塔上、積功累德者所生之處。¹⁰(5)「一切喜」處為生前以花供養持戒人、供佛、以己財買花者所生之處。¹¹(6)「行道」處為生前滅火救人者所生之處。¹²(7)「愛欲」處為生前令他人和睦相處、熄滅爭訟者所生之處。¹³(8)「愛境界」處為生前聽聞佛法，並於法會為他人說法者所生之處。¹⁴(9)「意動」處為生前以淨信心供養眾僧、掃塔者所生之處。¹⁵(10)「遊戲林」處為生前持戒、施僧衣者所生之處。¹⁶

第二層迦留波陀天有十住處。(1)「行蓮花」處¹⁷為昔日持戒皈依、稱南無佛者所生之處。(2)「勝蜂歡喜」處為昔日信心持戒、慈悲利益眾生、花香伎樂供養佛塔者所生之處。¹⁸(3)「妙聲」處為昔日持戒施捨、施佛寶蓋者所生之處。¹⁹(4)「香樂」處為昔日信心持戒、香塗佛塔者所生之處。²⁰(5)「風行」處

爲昔日信心持戒、施捨僧扇、令得清涼者所生之處。²¹ (6)「散花歡喜」處爲昔日施捨淨水、令他人塵勞頓消者所生之處。²² (7)「普觀」處爲昔日悲心照顧病人、心不疲厭、不求回報者所生之處。²³ (8)「常歡喜」處爲昔日以財贖救犯法者之命、亦不求回報者所生之處。²⁴ (9)「香樂」處爲昔日淨信三寶、施捨末香、塗香、淨心隨喜供養者所生之處。²⁵ (10)「均頭」處爲昔日解救刑場罪人者所生之處。²⁶

第三層常恣意天有十住處。(1)「歡喜峰」處爲昔日救護樹神及夜叉所依樹所生之處。²⁷ (2)「優鉢羅色」處爲昔日淨信持戒、造蓮花池供養三寶者所生之處。²⁸ (3)「分陀利」處爲昔日淨身、口、意、造蓮花池供養三寶者所生之處。²⁹ (4)「彩地」處爲昔日具信及淨心、爲僧以各色染治袈裟者所生之處。³⁰ (5)「質多羅」處爲昔日具淨信、悲心、施人種種食者所生之處。³¹ (6)「山頂」處爲昔日爲人修造屋、遮風寒者所生之處。³² (7)「摩偷」處爲昔日持戒、悲心質直、不惱人、施食他人者所生之處。³³ (8)「欲境」處爲昔日持戒、照顧邪見病人、令得安樂者所生之處。³⁴ (9)「清涼」處爲昔日施捨臨終病人冷水者所生之處。³⁵ (10)「常遊戲」處是昔日爲坐禪人作死屍圖畫，令遠離欲樂者所生之處。³⁶

第四層篋篋天有十住處。(1)「乾陀羅」處爲昔日以園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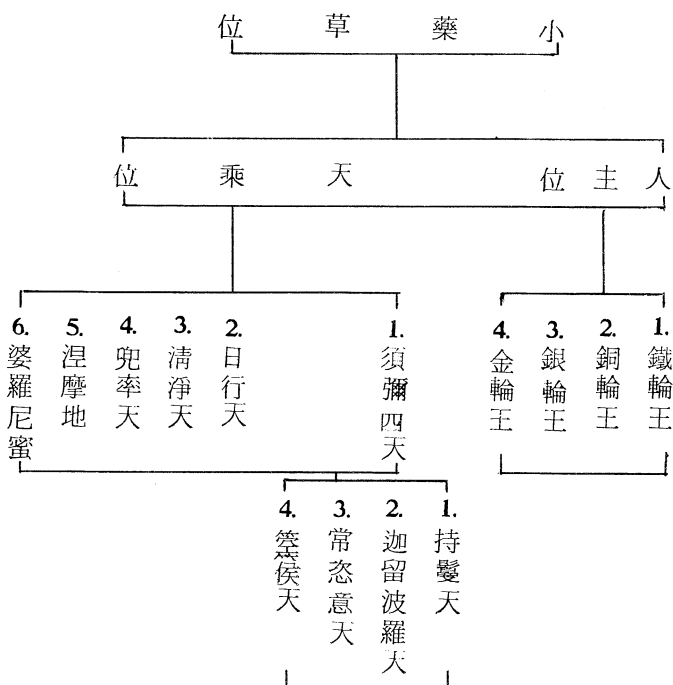
甘蔗等果林施捨僧衆者所生之處。³⁷ (2)「應聲」處爲昔日爲邪見人說法、令其心淨信佛者所生之處。³⁸ (3)「喜樂」處爲昔日修習善業、以淨信施人美飲、清水、令行人無苦惱者所生之處。³⁹ (4)「探水」處爲昔日修習善業、具信心和悲心、施捨臨終病人漿水、使之壽命延長者所生之處。⁴⁰ (5)「白身」處爲昔日具淨信心塗飾修補佛塔、僧舍、亦教他人修補者所生之處。⁴¹ (6)「共遊戲」處爲昔日信心持戒、慷慨施捨者所生之處。⁴² (7)「樂遊戲」處系昔日持戒、並度化他人生心淨信、歡喜持戒者所生之處。⁴³ (8)「共遊」處系昔日信心修行持戒施捨、並隨喜幫助組織法會者所生之處。⁴⁴ (9)「化生」處系昔日救護沒溺饑饉者、並視如己子者所生之處。⁴⁵ (10)「正行」處系昔日將他人救離苦難，淨身、口、意、示人正道、令他人得安樂者所生之處。⁴⁶

二品日行天⁴⁷乃是那些守七戒的衆生所得之位。守此七戒的衆生可以往生不同的天界。守不殺戒者可生四天王處。守不殺、不盜戒者可生三十三天。守不殺、不盜、不淫戒者可生焰摩天。守不殺、不盜、不淫、不妄語戒者可生兜率天。守不殺、不盜、不淫、不妄語、不飲酒以及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兩舌、不惡口、不綺語的佛七戒者可生化樂、他化自在兩天。⁴⁸

三品清淨天指的是焰摩天，此天由焰摩天王統領。守不殺、不盜、不淫者可生此天。

四品是兜率天。此天之王是刪闍率陀。守不殺、不盜、不淫、不妄語者可生此天。

五品涅槃地指的是化樂天（即自在天）。六品婆羅尼蜜指的是他化自在天。守不殺、不盜、不淫、不妄語、不飲酒以及佛七戒者可生此二天。⁴⁹茲表解小藥草人天乘位如下：



註釋：

1. 有關智者大師對真理、智慧、實踐的闡述，請參見作者的文章《境妙究竟——從妙法蓮華經玄義中看天臺智顗對真理的論

述》（載《覺群學術論文集》，第1輯，商務，2001），即將發表於《寒山寺佛學》的「A Study of Chih-i's Theory of Knowledge in relation to Objects as Truth」（《智顗之契入真理的智慧思想研究》），2002，以及《論天臺智者的實踐體系》，即將發表於《覺群學術論文集》，第2輯，商務，2002。

2. 見《大正藏》第9卷，第19中。詳見Swanson 對此段經文所作的注釋，Foundations of Tien-t'ai Philosophy: The Flowering of the Two Truths Theory in Chinese Buddhism, Berkeley: Asian Humanities Press, 1989，第318頁，注釋第325。

3. 詳見《法界次第初門》，第46卷，第670頁下至671頁上。
4. 有關人乘的論述，參見《妙法蓮華經玄義》，《大正藏》第33卷，第726頁中至下。

5. 詳見《法界次第初門》，第46卷，第669頁下至670頁上。
6. 此四天王天及各十個居處之名稱在《正法念處經》中提到。

詳見《大正藏》第17卷，第125頁上至中。
7. 詳見同上，第125頁中至下。

8. 詳見同上，第125頁下至126頁上。

9. 詳見同上，第126頁上至下。

10. 詳見同上，第126頁至127頁中。

11. 詳見同上，第 127 頁中至下。
12. 詳見同上，第 127 頁下至 128 頁上。
13. 詳見同上，第 128 頁上至 129 頁上。
14. 詳見同上，第 129 頁上。
15. 詳見同上，第 129 頁上至中。
16. 詳見同上，第 129 頁中至下。
17. 詳見同上，第 129 頁下至 130 上。
18. 詳見同上，第 130 頁上至下。
19. 詳見同上，第 130 頁下。
20. 詳見同上，第 130 頁下至 131 上。
21. 詳見同上，第 131 頁上至下。
22. 詳見同上，第 131 頁下至 132 頁上。
23. 詳見同上，第 132 頁上至中。
24. 詳見同上，第 132 頁中至 133 頁上。
25. 詳見同上，第 133 頁上至中。
26. 詳見同上，第 133 頁中。
27. 詳見同上，第 133 頁下至 134 頁上。
28. 詳見同上，第 134 頁上。
29. 詳見同上。
30. 詳見同上，第 134 頁中至 135 頁上。
31. 詳見同上，第 135 頁上。
32. 詳見同上，第 135 頁中。

33. 詳見同上，第 135 頁中至下。
34. 詳見同上，第 135 頁下至 136 頁上。
35. 詳見同上，第 136 頁上。
36. 詳見同上，第 136 頁上至中。
37. 詳見同上，第 136 頁上至 137 頁上。
38. 詳見同上，第 137 頁上至中。
39. 詳見同上，第 137 中至下。
40. 詳見同上，第 138 頁上至中。
41. 詳見同上，第 138 頁中至 139 頁上。
42. 詳見同上，第 139 頁上至中。
43. 詳見同上，第 139 頁中至 140 頁中。
44. 詳見同上，第 140 頁下至 141 頁上。
45. 詳見同上，第 141 頁上至下。
46. 詳見同上，第 141 頁下。
47. 三十三天即指忉利天。有關此天的描述，詳見同上，第 143 頁中至 209 頁上。
48. 有關嚴守各戒即可生各天的描述，詳見同上，第 142 頁中至下。
49. 有關天乘的論述，參見《妙法蓮華經玄義》，《大正藏》第 33 卷。第 726 頁下至 727 頁下。

(待續)

住院療病感言

明了

感言一：

七月四日至七月十七日住院治病。

手術開刀前鄰床因大腿開刀，不能起床上厕所，我會自動去扶他如廁，照顧我的親人一再指責我，自己病了還去用力扶人，不怕病更重。我告訴他們人要將心比心，自通之法，我要如廁，他不能如廁是如何痛苦，所以我們要幫他如願。如《法句經》「刀杖品」說：

一切懼刀杖，一切皆畏死，以自度（他情），莫殺教他殺。
一切懼刀杖，一切皆愛生，以自度（他情），莫殺教他殺。
自通之法是用心去揣度其他有情的心情，珍重他之趨生畏死，趨樂避苦之天性。消極的人可守七聖戒：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忘語、不兩舌、不惡口、不綺語。積極的可從事

「護生」的工作。具足七聖戒者可升天，若以此基礎更上一層，於佛、法、僧修學，可證得初果（須陀洹），至多七往來於天上人間，即可證得究竟解脫，成阿羅漢。請大家不要小看此普通，人人可行的佛法。

感言二：

開刀前一天，醫師來告訴我，怕是正常，怕沒有關係。實在說，我是不怕，只是整天在思索，此病（果）之原因是甚麼，一直找不到。有因必有果，有果亦必有因，因果關係而已。找到病因以後才能預防。病不會是自生，他生，共生，無因生，如龍樹菩薩《中論》中名言「四門不生」：

諸法不自生，亦不由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

「大正 30，頁 2 中」。

佛陀在《雜阿含經》說老死是因緣生，經談：

老死非自作，非他作，非自作，亦非非自作，非無因作，然彼生緣，故有老死。（大正2，頁81上）。

若把「老死」換作「病」，可說：

病非自作，非他作，非自作，亦非非自作，非無因作，然彼生緣，故有病。

居然在生活習慣找不到病因，那就是遺傳，基因改變了。

那我也應該自作自受。因投胎父母是我自己找的，十二因緣法不是說：

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

因為我的無明，我識才在父精血胎中找到名色。一直在想自己因緣果報，自作自受，報應不爽中，自然地睡著了，醒來已天亮，護士把我推進手術房。

感言三：

手術後因用護腰帶束著，又麻醉劑用量適當，沒有痛，沒有吐，亦不累。醫生說痛沒有關係，打止痛劑就可以。病床臥久腰酸背痛，翻身傷口痛。在無可奈何之下，用佛法之四念處，觀「諸受皆苦」來觀察苦之走向，位置一變化，因為用心在「觀苦」，痛竟然忘了，如此最痛苦一夜就這樣過去了，真感恩。

三寶，法寶真是妙用無窮。

在疼痛不堪時，親人也推荐念佛求菩薩保佑，但自揣信佛多年，無修持，無德行，不能令佛之「梵行永住」，亦無能力推展佛法，使佛之教法「正法住世」，所以不敢求佛求菩薩，以免佛菩薩為我操心。

感言四：

我住院時間算久的。鄰床住院出院頻繁。其中有位老先生病重由家人送來住院，常與家人意見不同，不願檢查病因。後來我對他說：病因沒有找到，回家也放心不下，何不忍痛一時檢查出來。第二天果然檢出病重，一定要開刀，老先生也執意要讓他死去，不去受刀傷之苦，怎麼說也不願簽手術同意書。

我們都知道佛教反對自殺，他殺或嗔死，譽死，勸死，佛陀贊成自然死，不同意使用無謂的急救，如心肺復甦術，人工呼吸器，強心升壓劑，各種插管等維生醫療等來延長瀕死過程，但像老先生在醫術可治療範圍內不去治療也是佛教所謂自殺的一種。佛陀為何反對自殺，其理由有三：

一人有自體愛，趨樂避苦，趨生畏死，保護自己不受外界傷害之本性，若自我為中心的意識去自殺，讓病疼的生理不能反抗，其瞋恚心加強，來世瞋心更重。

二 自殺等行為有其慣性，今世有困難就採取自殺手段，來世也一樣用自殺來處理問題。

三 只要未證四果，菩薩未登八地，都會來人間受生。生在人間，必有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現象，詳說生苦有失戀、升學壓力，就業困難，經濟困頓等問題；病苦有癌症、肺病、痛風等病疼，若生苦病苦問題都以自殺解決，一次又一次如此，生生死死如此，生命品質必然下降，即生三惡趣中，無有解脫希望，所以不要小看自殺或有病故意不醫要讓他死去，其後果會悲慘得很。

但是若證「所作已辦，梵行已立，不受後有」的聲聞弟子佛同意他們自殺。在《雜阿含經》（一二六六）中敘說尊者闍陀身罹重病，不願再忍苦而活，想自殺。經說：

尊者闍陀言，我今身病，極患苦痛，難可堪忍，所起之病，但增無損，唯欲執刀自殺，不樂苦活。

尊者舍利弗極力勸阻，言：

汝當努力，莫自傷害，若汝在世，我當與汝來往周旋，汝若有乏，我當給汝如法湯藥，汝若無看病人，我當看汝，必令適意，非不適意。

闍陀尊者執意要自殺，舍利弗與摩訶拘絺羅與他對話，是

否證悟無常、無我。闍陀言舍利弗：

我於意，意識及法，見滅，知滅故。於意，意識及法，見非我，不異我，不相在。

摩訶拘絺羅印證尊者闍陀證果了，說：

如所說句，無所依者，則不動搖，不動搖者，得無趣向，無趣向，則有止息，有止息故，則不隨趣往來，不隨趣往來，則無未來出沒，無未來出沒者，則無生、老、病、死、愛、悲、惱苦，如是純大苦聚滅。

闍陀自殺後，舍利弗白佛請示，佛回答：

舍利弗，正智，正善解脫善男子，有供養家，親厚家善言語家，舍利弗，我不說彼（闍陀）有大過，若有捨此身，餘身相續者，我說彼等則有大過，若有捨此身已，餘身不相續（不受後有），我不說彼有大過也。無大過故，於那羅聚落好衣菴羅林中以刀自殺，如是，世尊為彼尊者闍陀說第一記。（大正2，頁347下—348上）。

所以說不管自殺與否，人在世間總要努力修行，克服生老病死之苦惱，悲痛。

二〇〇三年七月二十八日於基隆市

湛然寺習天台教提要

— 佛隴文集 代序

• 三五

一、受評：台灣佛教百年史之研究、天臺教學史、中華天台宗通史、二十世紀中國佛教。諸佛史提及本寺，僅止於慧公上人時期。

二、無特色：慧公滅後，近三十年表現，勉可一言者：

- (一) 創立天台教寺鐘板，義超五家。
- (二) 提倡教寺衆持天台菩提念珠。
- (三) 早課行跏趺禮，誦法華經。
- (四) 印行天台教典。
- (五) 遵行智者大師，觀心誦經法，觀心食法。
- (六) 成立止觀基礎班、三五佛法班。
- (七) 每月朔望，禮天台諸祖。僧俗誦法華經，禮法華懺。

(八) 分院佛隴道場，設觀堂，奉智者大師像，齋忌禮讚。

(九) 分院慧峰紀念館，供奉龍樹、智者、湛然、慧公諸祖。

三、弘揚：(一) 被邀演講，天台宗教入門簡介、智者大師傳論、知禮大師傳論、三千有門頌、圓頓宗眼。

(二) 每年兩期開講：妙玄、別行玄、觀心論疏、四教儀、刪定止觀、小止觀、止觀大意、止觀義例、釋禪、摩訶止觀及輔行。

(三) 個別短期講解：佛祖統紀、文句、普門品等。

(四) 發表台教短文約百篇。

(五) 曾發行：佛青文藝、因明等小冊雜誌。現發行福田，已逾兩百期。惟台教色淡。

論唐初有關因明的僧俗之爭 (二)

沈海波

四、呂才《因明注解立破義圖》的內容

《因明注解立破義圖》久佚於中土。日釋善珠著《因明論疏明燈抄》時引過《因明注解立破義圖》，說明呂氏之書亦曾流播於東瀛。鳳潭著《因明論疏瑞源記》書末所附「因明本支經論疏記總目·震旦著撰目錄」有《注解義圖》，題注曰：「三卷，唐尙禦藥賓呂才著」不過，鳳潭其實並沒有看到過此書，書中所引《因明注解立破義圖》系據他書轉引。是呂才之書在日本亦告亡佚。

明俊在答柳宣的《還述書》中曾總結了呂才所犯的若干錯誤，曰：

且據生因、了因，執一體而亡二義；能了、所了，封一名而感二體。又以宗依、宗體，留依去體以爲宗；喻體、喻依，去體留依而爲喻。緣斯二系，妄起多疑。迷一極

成，謬生七難，但以鑽窮二論，師已一心。滯文句於上下，誤字音於平去。複以數論爲聲論，舉生城爲滅城。豈唯差離合之宗因，蓋亦違倒順之前後。又探鄙俚詔以擬梵本轉音，雖復廣援七種，而只當彼一轉，然非彼七所目，乃是第八呼聲，舛雜乖訛，何從而至。¹⁹

從這段話看，明俊認爲呂才犯了以下錯誤：

1. 不能區分生因與了因；
2. 不能區分能了與所了；
3. 不能區分宗依和宗體，誤以宗依爲宗；
4. 不能區分喻依和喻體，誤以爲喻依就是喻；
5. 不懂梵文，誤讀《因明入正理論》之句讀與字音；擅改譯文；
6. 誤將數論當作聲論；

7. 顛倒了合作法與離作法。

以上實際上也就是呂才對諸法師的註疏進行立破時提出的新見解。當然，這些所謂的新見解無疑多是呂才的誤識。明俊所述只是「試舉二三，冀說大意」，所以文甚簡略。不過我們參照一些有關的資料，還是可以對呂才的觀點有更深一些的瞭解。

在生因和了因的問題上，呂才認為「言生因者」，就是：

謂立論音，既爲「了因」，如何復說作「生因」也？

《論》文既云由「宗等多言開示諸有問者未了義故」，說名能立果。既以「了」爲名，「因」亦不宜別稱；不爾，豈同一因之上，乃有半「生」半是「了」因？故立論言，但名「了因」，非「生因」。²⁰

此說錯誤明顯，主要是呂才未能區分因的狹義與廣義之別，故善珠斥曰：「此雖實見，義實未通。非直不恥於前賢，亦是無慚於後哲，立音雖一，所望果殊。了宗既得爲因生智，豈非所以此乃對所生了，合作二因，難令生了半分，呂失實爲孟浪。」²¹

明俊批評呂才時所說：「迷一極成，謬生七難」中的「極成」，是指《因明入正理論》「此中宗者，謂極成有法，極成能別，差別性故」，「七難」是形容其謬誤之甚。明俊於此未詳述呂才究竟犯了怎麼樣的錯誤。考窺基《大疏》曰：

或有於此（指「差別性故」——筆者注）不悟所由，

遂改論云「差別爲性」，非直違因明之軌轍，亦乃謬唐梵之方言。輒改論文，深爲呵責。彌天釋道安法師尙商略於翻譯，爲「五失」，「三不易」云。結集之羅漢兢兢若此，末代之凡夫平平若是，改千代之上微言，同百王之下末俗，豈不痛哉！況非翻經之侶，但是膚受之輩，誑後徒之幼識，誘初學之童蒙，委率胸襟，回換聖教。……諸有學者，應閑此義，依舊正云「差別性故」。²²

窺基沒有指明究竟是何人擅改論文。智周《後記》卷上曰：「『或有於此』者，即軌公也。」慧沼《義斷》則曰：

有人云：「論云『差別爲性』言『差別性故』者非也，其義云何？」

答：「此亦不然。三藏本譯云『差別性故』，後呂才與文軌法師改云『差別爲性』。」²³

文軌是京師莊嚴寺僧，師從玄奘，將「差別性故」改爲「差別爲性」，就是他的發明。嵩山鎮國道場定賓律師《理門論疏》卷二曰：

然軌法師本親稟承三藏，譯論云「差別爲性」；後有慈恩法師亦云親承三藏，論本應云「差別性故」。今譯梵本，蓋有兩異……兩本會通，不相違也。²⁴

不過從窺基「況非翻經之侶，但是膚受之輩」的話來看，他的矛頭顯然是直指呂才的。而窺基所謂「輒改論文，深爲呵責」之語，當指玄奘法師在與呂才對定的過程中著重對此問題進行了批駁。

從前引段成式「因重申所難，一一收攝」的話分析，玄奘在對定時所指出的呂才的錯誤，基本上就是明俊《還述書》中所舉的幾個方面。而呂才在生因與了因、宗依與宗體、喻依與喻體等方面錯誤，表明他對因明的一些基本概念上還沒能夠弄清楚，所以他對三法師的40多條立破就成了無本之木了，明俊指責呂才曰：

舉非四十，自無一是，自既無是，而能言是；疏本無非，而能言非，言非不非，言是不是；言是不是，是而恒非；言非不非，非非而恒是；非非恒是不爲是所是，是是恒非不爲非所非，以茲貶失致感病諸。²⁵

這種評價顯然是不爲過的。

除了在因明學的概念上理解錯誤之外，呂才還有隨意比附的地方。明俊曰：

勝論立常極微，數乃無窮，體唯極小，後漸和合生諸子微，數則倍減於常微，體又倍增於父母，迄乎終已，體遍大千，究其所窮，數唯一。呂公所引《易系辭》云：

「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萬物。」云此與彼，言異義同。今按：太極無形，肇生有象，元資一氣，終成萬物，豈得以多生一而例一生多？引類欲顯博聞，義乖復何所托！設引大例，生義似同，苦釋同於邪見，深累如何自免；豈得苟要時譽，混正同邪？非身之仇，奚至於此！凡所紕紊，胡可勝言，特由率已，致斯狼狽。根既不正，枝葉自傾；逐誤生疑，隨疑設難，曲形直影，其可得乎？²⁶

《易系辭》闡述的是無形生有象的思想，而勝論則認爲萬物的起源還是有形的，兩者在此是有著本質的區別。所以，明俊的批評是正確的。

五、對於僧俗之爭的評價問題

現在學術界對呂才《因明注解立破義圖》往往評價過高，並指責佛家對呂才的批評是出於門戶之見。如侯外廬主編《中國思想通史》曰：「呂才對於神泰等三法師的《義疏》，既有所肯定也有所否定，可視爲批判的改造；把『師等舊說』和自己『新撰』並存下來，以『共相比較』，足證其在對立中顯示尊重真理的科學態度。呂才『新撰』的論點，有破有立，有體裁有注有解又有論，其形式有文也有圖，應該是一部細緻嚴密的獨創性邏輯學著述。」²⁷又有學者說：「只是由於玄奘思想

的宗派性和保守性，而又得到皇帝的支援，他對這次僧俗間的爭論不可能作出公正的『裁決』；這樣，呂才的一些創見也就被扼殺了。」²⁸ 上述說法都是言過其實了。《因明注解立破義圖》在著述體例上或許有其特點，但是僅僅根據這一點，怎麼可以判斷出這「應該是一部細緻嚴密的獨創性邏輯學著述」呢？這一推論本身就毫無邏輯性可言。

需要說明的是，呂才的《因明注解立破義圖》只是一部《因明入正理論》的註疏，他的所謂「立破」是針對三法師註疏的，而不是針對《因明入正理論》本身的，屬於對因明學理論的理解問題，所以呂才不可能產生什麼因明學方面的創見。唐初，因明學通過玄奘法師的努力初入中土，學人們只能接觸到少數幾部玄奘法師翻譯出來的原典，由於這幾部原典文字簡約晦澀，不經過玄奘法師的親自傳授，是不可能對因明學有深入系統理解的。三法師在得到玄奘法師親授的情況下，尚且對原典產生理解上的偏差，呂才僅僅依靠三法師的註疏，就要提出自己獨創的見解，在事實上是不可可能的。從現存唐人的因明註疏看，玄奘法師所傳因明學是系統而科學的，在對原典的理解方面也並無什麼重大的偏差。所以，我們很難想像呂才在因明學方面還會有什麼更高明的見解。候外廬先生主編的《中國思想通史》是特殊年代裏產生出來的著作，所以對於呂才這樣勇

於「鬥爭」的人是頗為青睞的。近年來一些學者對呂才的評價，仍擺脫不了舊觀念的束縛，所以在評價這次僧俗之爭的時候，會不自覺地帶有一些傾向性。

筆者以為，呂才著《因明注解立破義圖》的精神是可嘉的，學術問題本來就應當允許自由探討，但是，我們也不能因此對其書作出合乎實際的評價。

（全文完）

註釋：

- 19.《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8，《大正藏》冊50，頁265中。
- 20.善珠《明燈抄》卷二引，《大正藏》冊68，頁258中。
- 21.《明燈抄》卷一，《大正藏》冊68，頁258中。
- 22.《大疏》卷二，頁11左一右。
- 23.《因明義斷》，《大正藏》冊44，頁145中。
- 24.原書佚。引見日藏俊《大疏抄》卷8，《大正藏》冊68，頁473中。
- 25.《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8，《大正藏》冊50，頁265上——中。
- 26.《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8，《大正藏》冊50，頁265中。
- 27.第4卷上冊，頁137，人民出版社1959年12月。
- 28.蔡伯銘《呂才與因明》，《因明新探》頁204，甘肅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

天合智顗前期著作之研究

佐藤哲英 著
依觀 譯

《次第禪門》第二章（三）

第七節 前期諸作與《次第禪門》的關連

被視為智顗前期時代著作的《六妙法門》、《法華三昧懺儀》、《覺意三昧》、《法界次第初門》、《小止觀》等諸書與《次第禪門》的關連，在此將予詳論，首先來看因陳尙書令毛喜懇請而作的《六妙法門》，在此書十門組織的第十證相六妙門之下記云：

義如坐禪內方便驗善惡根性中廣說……（《大正》四十六，五五四c）

明顯指出在《次第禪門》卷三及卷四已有廣說，由此可知《六妙法門》撰於《次第禪門》之後。

其次在《法華三昧懺儀》第十明坐禪實相正觀方法之下記云：

一一如坐禪前方便中說……（《大正》四十六，九五四a）

也是指出在《次第禪門》的前方便中已有詳述。由此看來，《法華三昧懺儀》也是撰於《次第禪門》之後。進而在《覺意三昧》記云：

應當善自調和身心等，事事如禪法中說，此中應廣明……（《大正》四十六，六二四c）

這也是言及在閒房靜室修三昧時，調和身心的具體方法，在《次第禪門》中已有詳述。

關於《法界次第初門》，如前所述，此書與慧思《諸法無諍三昧法門》有關連，其禪法的配列與《次第禪門》修證章一致，因此可以將《法界次第》視為是意圖作為《次第禪門》的入門書而撰述的。

關於《小止觀》，首先須要注意的是，古寫本的《次第禪門》序文記有「略出前四卷要用流通」，由此可知作為《次第禪門》前四卷之要略的《小止觀》，早在天台隱棲時代就已成書。

除前述諸作外，與《次第禪門》有關的，還有《禪門口訣》、《禪門要略》、《禪門章》等三書。《禪門口訣》是智顗禪法實修口訣之筆錄，與《次第禪門》第二卷及第四卷有關連。《禪門要略》也可以視為《次第禪門》的要略，書中言及一心三觀禮佛的一段可以看到後期時代的思想，因此應是稍晚期的作品。《禪門章》是《次第禪門》前半的解說，應是灌頂以後成立的。又如後文所將言及，《天台大師五方便門》也是與《次第禪門》有關連的著作。

就智顗前期時代諸作的關係而言，其基礎性的主軸是《次第禪門》十卷，其他的著作都與《次第禪門》有關連，是《次第禪門》的要略書、入門書或疏釋，從而在研究天台智顗前期時代的思想教學上，首先應從《次第禪門》著手。如前文所述

，現行的《次第禪門》是智顗在金陵瓦官寺所講說，大莊嚴寺法慎私記，進而在天台山參考其他同學的筆記治改而成。但是在本書的行文中，提及《止觀》三次，此外也可見到晚期思想的文句，因此本書在傳到灌頂手中後或許多少有些加筆，至於傳說將三十卷節略成十卷的大修治，很難視為是事實。從而現行的《次第禪門》幾乎完全是法慎的私記本，在研究智顗前期時代的思想上，是最基礎的文獻。

第八節 結 要

最後將以上所論述條列如下：

- (1)《次第禪門》是智顗在金陵瓦官寺所講說，他將印度以來的所有實踐法以禪波羅蜜統括，組織成有深淺次第的體系。
- (2)傳說本書是灌頂將大莊嚴寺法慎私記的三十卷本予以再治而成現行的十卷本，但是此灌頂再治說含有疑點。
- (3)本書有二種值得注意的古寫本。其一是京都青蓮院所藏延九六年寂觀書寫本，其二是奈良東大寺圖書館所藏建九八年證禪書寫本，在訂正現行本的誤脫上，是珍貴的資料。
- (4)《次第禪門》不是唯僅法慎一人的筆記，而是法慎在天台山治改之際，參照其他同學的筆記而成，有闕略，也有繁簡不得宜之處。
- (5)法慎本雖記有「若取具足，有三十卷」，但是並不是當初就

有三十卷，《別傳》雖記載書還未刪定法憤即已過世，但是顯然此書在很早就以當初著述的形態流傳。

(6) 灌頂重視《次第禪門》，雖在《法華玄義》及《摩訶止觀》屢屢言及此書，但是很難確認灌頂再治此書成十卷之事為事實。

(7) 本書與《摩訶止觀》一樣，都是由十大章組成，其不說的部分也如出一轍。但是不能不懷疑智顗原有將十大章講完的意圖。

(8) 在第七修證章將一切禪法整理成(一)世間禪，(二)亦世間亦出世間禪，(三)出世間禪，(四)非世間非出世間禪等四種，其不說的部分依與《法界次第》的對照大致可以推知。

(9) 《次第禪門》是將龍樹在《大智度論》所散說的種種法門組織成一體系，兩者間的本文有密切關連，慧思在《諸法無諍三昧法門》中以禪波羅蜜統合《大智度論》的諸法門，因此在龍樹與智顗之間，不能忘了慧思的存在。

(10) 要言之，《次第禪門》是智顗前期時代的代表作，《六妙法門》、《法華三昧懺儀》、《覺意三昧》、《法界次第》、《小止觀》等著作都與本書有思想關連，是本書之要略，是入門。

(次第禪門第二章全文完)

(上接第22頁)

無根法謗梵行人，得重罪。」

爾時，慈地比丘得諸比丘詰問已，便作是言：

「沓婆摩羅子無有此事，是清淨人。我等向者從耆闍崛山下，見諸羝羊與母羊行姪。我等即自相謂言：此羝羊是沓婆摩羅子，母羊是慈比丘尼。我等今日目自見之，當向諸比丘說言。我本以聞無根法謗沓婆摩羅子，今眼自見，共慈比丘尼行姪。然此沓婆摩羅子是清淨人，實無此事。」

爾時，佛在羅閱城，耆闍崛山中。爾時尊者沓婆摩羅子比丘，衆中差令衆僧牀座臥具，及分飲食。彼以僧事，以塔事故，外人有爲初立寺，初立房，初作池井，而設會布施不得往，衣服破壞垢膩不淨。

於異時，有人施衆僧貴價衣，衆僧自相謂言：

「此尊者沓婆摩羅子比丘，衆僧差典牀座臥具，及分飲食。彼以僧事塔事故，外人有初立寺，初立房，初作池井，而設會布施，不得赴彼請，衣服破壞垢膩不淨。我等宜可以此衣與之。」

時衆僧白二羯磨已，以衣與之。

服務第一沓婆摩羅子

四分律藏人物之一

爾時，佛在羅閱祇耆闍崛山中時，尊者沓婆摩羅子得阿羅漢，在靜處思惟。心自念言：

「此身不牢固，我今當以何方便求牢固法耶！」

復作是念：

「我今宜可以力供養，分僧臥具，差次受請飯食耶！」

時沓婆摩羅子，晡時從靜處起，整衣服，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白世尊言：

「我向在靜處，心作是念：是身不牢固，以何方便求牢固法？我今寧可以力供養，分僧臥具，及差次受請飯食耶！」

世尊告諸比丘：差沓婆摩羅子分僧臥具，及差次受請飯食。白二羯磨，衆中應差堪能羯磨者（如上），如是白：

「大德僧聽！若僧時到，僧忍聽：差沓婆摩羅子分僧臥具，差次受請飯食。白如是！」

「大德僧聽！僧今差沓婆摩羅子，分僧臥具，差次受請飯食。誰諸長老，忍僧差沓婆摩羅子分僧臥具，及差次受請飯食者默然。誰不忍者說。僧已忍差沓婆摩羅子分僧臥具，差次受請飯食竟。僧忍默然故，如是持。」

時尊者沓婆摩羅子，即爲僧分臥具。同意者共同。阿練若、阿練若共同。乞食、乞食共同。納衣、納衣共同。不作餘食法、不作餘食法共同。一處坐、一處坐共同。一搏食、一搏食共同。塚間坐、塚間坐共同。露坐、露坐共同。樹下坐、樹下坐共同。常坐、常坐共同。隨坐、隨坐共同。三衣、三衣共同。唄匿、唄匿共同。多聞、多聞共同。法師、法師共同。持律、持律共同。坐禪、坐禪共同。

時羅閱祇，有客比丘來。沓婆摩羅子即隨次第，所應得臥具分與。

時有一長老比丘，向暮上耆闍崛山，時尊者沓婆摩羅子手出火光與，分臥具語言：

「此是房。此是繩牀，是木牀。是大小褥，是臥枕，是地敷。是唾壺，是盛小便器。此是大便處。此是淨地。此是不淨地。」

時世尊讚言：

「我弟子中，分僧臥具者，沓婆摩羅子最爲第一。」

時有慈地比丘來至羅闍城中。時沓婆摩羅子爲客比丘分臥具。隨上座次第，隨應得處與。時彼慈地比丘衆中下座，得惡房惡臥具，便生瞋恚言：

「沓婆摩羅子有愛，隨所喜者，與好房好臥具。不愛者，與惡房惡臥具。不愛我等故，與我惡房惡臥具。」

衆僧云：

「何乃差如此，有愛者分僧臥具也？」

時尊者沓婆摩羅子，子夜過已，明日差僧受請飯食。時羅闍城中，有檀越，常爲僧一年再作肥美飲食。時慈地比丘被差次，至其家。彼檀越聞慈地比丘來受食，便於門外，敷弊坐具，施設惡食。時慈地比丘得此惡食，倍復瞋恚言：

「沓婆摩羅子有愛，隨所喜者，與好房好臥具。所不喜者，與惡房惡臥具。不愛我等故，與惡房惡臥具。今日以不

愛我等故，復差與惡食。云何衆僧乃差如有愛比丘，爲僧分臥具，差次受請也！」

時羅闍城中，有一比丘尼，名曰慈，是慈地比丘妹。聞慈地比丘來至羅闍城中，即至慈地比丘所，在前立問訊：

「遠行勞耶？不疲極耶？」

作如是善問訊，時慈地比丘默然不答。比丘尼言：

「大德！我有何過而不見答？」

彼答言：

「何須與汝語，爲沓婆摩羅子觸嬈我，而不能助我。」

比丘尼言：

「欲使我作何等方便，令沓婆摩羅子不觸嬈大慈。」

慈地比丘言：

「汝伺佛比丘會時，便往衆中，作如是言：『大德！此非善，非宜，非好，不隨順，所不應，不合時。我本所憑，無有恐懼憂惱。云何今日更生怖懼憂惱？云何水中生火？此沓婆摩羅子乃來犯我。衆僧即應和合，爲作滅擯。』如是便不來嬈我。」

比丘尼言：

「此有何難！便可作之。」

時慈比丘尼往至僧中，如上所說。時尊者沓婆摩羅子去佛不遠

。世尊知而故問：

「汝聞此比丘尼所說不？」

答言：

「聞，唯世尊當知之。」

世尊告言：

「今不應作如是報我。若實，當言實。若不實，當言不實。」

時沓婆摩羅子聞世尊教，即從座起，偏露右臂，右膝著地，合掌白佛言：

「我從生已來，未曾憶夢中行不淨，況於覺悟而行不淨！」

世尊報曰：

「善哉！善哉！沓婆摩羅子，汝應作是說。」

時世尊告諸比丘：

「汝等應檢問此慈地比丘，莫以無根、非梵行，謗此沓婆摩羅子比丘清淨人。若以無根、非梵行，謗者獲重罪。」

諸比丘答言：

「如是，世尊！」

諸比丘從佛受教，尋至慈地比丘所，檢問本末：

「此事云何，爲審爾不？莫以無根，非梵行，謗此沓婆摩羅子清淨梵行人。若以無根、非梵行，謗清淨梵行人，得

重罪。」

時慈地比丘，得諸比丘詰問已，報言：

「我知沓婆摩羅子清淨梵行人，無是事。我來到羅閱城，彼爲僧分房臥具。與我等惡房惡臥具，我即生不忍心。言沓婆摩羅子有愛，隨所喜與好房好臥具。不喜者，與惡房惡臥具。以不愛我故，與惡房惡臥具。差次受請，與我惡食處，由此倍增瞋恚。言衆僧云何任此有愛人，爲僧分房臥具，差次受請飯食也。」

而此沓婆摩羅子清淨梵行人，無如是事。

……

佛在羅閱祇耆闍崛山中，時慈地比丘從耆闍崛山下，見大羝羊共母羊行淫，見已，自相謂言：

「此羝羊即是沓婆摩羅子，母羊即是慈比丘尼。我今當語諸比丘言：我先以聞無根法謗沓婆摩羅子，我等今親自眼見沓婆摩羅子，實與慈比丘尼行不淨。」

即便往詣諸比丘所言：

「我等前聞以無根波羅夷謗沓婆摩羅子，今親自眼見沓婆摩羅子與比丘尼行姪。」

諸比丘言：

「此事云何？汝等莫以無根法謗沓婆摩羅子修梵行人。以

倓虛大師的辯才智慧（五）

何世亮

九、倓虛談感應

一個地方的舉廢，按俗情來說，固然也在乎氣運，可是按因果來說，好壞興廢，都是人的感應，普通常說：「不愁無廟，只愁無道。」現在一般出家人，多數是鑽營奔競，總想找到一個地方，自己當方丈做主人，或者是自修，可是始終南跑北顛，找不到一個相當地方住，這原因多是他平素不檢點自己，沒有行持，沒有道德，如果有行持，有道德的話，不用你去找地方，地方自然會趕來找你，在露天裏，也能感應出地方來。

倓老初在瀋陽小西關萬壽寺講學的時候，有兩位學僧是距瀋陽不很遠，開原大塔寺的，那時大塔寺剛剛經戒五老和尚重修起來不久，這裏邊就有一段感應的故事。

最初大塔寺是一座古廟，院子很大，種很多地，老和尚收有七、八個徒弟，等到和尚圓寂之後，後輩子孫不正幹，廟產蕩盡，因年久失修，廟也荒廢了，只剩原來的大塔尚未坍塌，

在老和尚那七、八個徒弟裏，有一個名字叫戒五，也就是後來復興大塔寺的，自從他那些師兄弟不務正業之後，他因看不慣他們的行為，又無法攔擋，便自己一個人跑到南方去當參學，像金山、高旻等差不多的南方大叢林都住過，前後住了約十幾年光景，平素行持、道心，各方面都很好。

在南方參學之後，戒五和尚又回到北方，看大塔寺已殘屋頽垣，瓦石堆積，他在塔旁邊斜坡著架起一小茅蓬，僅容開一人住，出進小茅蓬要曲著腰，可見茅蓬簡陋之極，僅不過擋風遮雨而已，他在這裏，每到吃飯的時候，到外面化齋，回來就看經參禪，到晚間放蒙山，就這樣經過了二、三年工夫。

有一天，當地一個最有錢，最有名望的姓劉的紳董，出來到莊稼地去瞭望，回家時，經過一條大路，時間已是快要黑天的時候了，見這條大路左邊有扶老攜幼來來去去的很多人，有的嘴裏還喊著：「走哇！到大塔寺趕齋去！」他特意到道左來

看無人，又見道右亦復如是，像這樣情形他看了不只一次了，有時他想和這些人去說話，問明事實，可是等他快到跟前時，人影卻沒有了，因此，引起了他的好奇心，以為其中必有緣故，在他曾這樣想，大塔寺已經沒人，荒廢很多年了，還到什麼地方去趕齋，爲了要解決他的疑心，於是親自跑到大塔寺去訪問，到那裏看什麼也沒有，只是亂瓦亂磚，堆積一大片，塔旁邊一個像叫化子住的小草蓬，裏面住一個和尚，劉紳董到草蓬門口一看，原來是大塔寺的子孫戒五和尚，說起來劉紳董和他們上一輩的老和尚還是知交，戒五和尚和他談了些潤別後到南方參學的情形，和回北方後近二、三年在大塔寺住的情形，並擬復興大塔寺，劉紳董又和他談到馬路看到很多人來大塔寺趕齋的情形特來訪問。

戒五和尚說：「那想是因我在這裏每天放蒙山，超度一切無主無依孤魂，他們要按時來趕齋。」

劉紳董聽到這裏，忽然很驚奇的說：「佛法真有靈驗！只是怕人沒行持，既然這樣，你出緣簿，我幫你化緣，復興大塔寺。」

戒五和尚說：「我這裏什麼東西也沒有，怎麼能出緣簿？」

劉紳董說：「只要你出個名就行，我來給你做緣簿。」因為劉在當地是首戶，財勢兩得，他自己做了一統緣簿，讓戒五和尚出名，他自己捐了一部份錢，又從旁化了一部份，不幾年

就把大塔寺重修起來了。

大家請想：戒五和尚原來住著一個小草蓬，簡直像露天地方一樣，他自己每天真參實行，並沒有滿處跑著去找護法，而護法卻找到他跟前來，把廟修起來了。

※ ※ ※

還有大家所熟知的奉化雪竇寺，最初由妙高禪師創修，也是類似這樣情形。

在雪竇寺上面有一妙高台，據說當初妙高禪師就在那裏修行，精進用功，晝夜不息，因為一個人的精力有限，日子久了，難免打瞌睡，妙高禪師看到自己的生死未了，天天打瞌睡，耽誤得不能用功，於是跑到妙高台邊上跏趺而坐，下面是幾十丈深大山澗，如果打瞌睡一頭張下去，就沒命了。他的意思，在這裏靜坐，是警策自己，免得再打瞌睡。

事實上，因他功夫還沒有到家，仍不免打瞌睡，有一次，他打瞌睡，真的就下去了，他自己也知道這次是沒命了，可是當他剛剛掉到山半腰時，忽然覺得有人把他雙手托著又送上台來，他很驚喜的問：「是誰救我？」

空中答曰：「護法韋馱！」

妙高禪師想：還不錯！居然我在這裏修行，還有韋馱菩薩來護法，接著又問：「像我這樣修行的人，世間上有多少？」空中答曰：「過恒河沙數之多，因你有這一念貢高我慢心

，二十世不再護你的法！」

這時妙高禪師痛哭流涕，慚愧萬分，心又轉想：原先在這裏修行，好壞不說，還蒙韋駄菩薩來護法，現因一念貢高我慢心起，此後二十世他不再來護法了，左思右想，唉！反正是那麼回事了，不管他護法不護法，我還是坐在這裏修我的，修不成，一頭張下去，摔死算了。

就這樣他依然坐在妙高台上去修行，坐不久，他又打瞌睡，一頭張下去，這次他認為決定沒命了，可是當他剛剛快要落地的時候，又有人把他雙手接著送上來了，妙高禪師又問：「是誰？」

空中答曰：「護法韋駄！」

妙高禪師說：「你不是說二十世不護我的法嗎？怎麼又來了？」

韋駄菩薩說：「法師！因你一念慚愧心，已超過二十世久矣。」

妙高禪師因此豁然開悟，佛法的妙處也就在這裏，一念散於無量劫，無量劫攝於一念，所謂「十世古今不離當念，微塵刹土不隔毫端」。

之後，妙高禪師在那裏天天精進用功，敲木魚誦經，那時還在宋朝的時候，他敲木魚念經的聲音，遠聞於幾千里之外的皇太后之耳，皇太后因天天聽見有一出家人敲木魚誦經，有時

睡夢間還能見到此人，但亦不知聲音來自何處，在附近左右找，那裏也找不到，以後畫影圖像，遍下聖旨來找此人，末了在妙高台找到，是妙高禪師，朝廷看他是有道有德的高僧，於是 by 皇上家出錢，在那裏給他修一所大廟，即是雪竇寺。

大家請想：這不是在露天地裏感應出來的大廟嗎？不是也沒滿處跑著去找地方嗎？只要有修行，有道德，地方會現現成成的給你建設起來的。

※ ※ ※

佛法真是不可思議得很！有諸多事情，都是極平常的事，教人不可測量，尤其佛教在俗諦法上，講究因緣和感應，在因緣未合的時候，都是很平淡，很普通的事，到因緣和合成熟之後，就覺得它是不可思議，就是當局的人，也對它莫名其妙。

感應這回事，也同樣讓人不可推想，有顯感冥應的，有冥感顯應的，也有冥感冥應的，這裏邊也有很多不可思議的奇蹟。

人生到處是感應，到處是因緣，無論富貴貧賤，苦樂悲歡，賢愚不肖，得失榮辱，都是以各種不同的感應，而隨順各種不同的因緣。

所以凡事不可強求，強求就會出毛病，倭虛大師幾十年來，無論蓋廟或辦學，都是因緣時節成熟自動找上門，他絕沒有分外出強求，因緣找人，事情就好辦，人找因緣，事情就不好辦，這是倭虛大師一生中所得到的經驗。

（待續）

青山原是吾家物

吉州大中祥符清海禪師，初見佛鑑，鑑問：「三世諸佛，一口吞盡，何處更有衆生可教化？此理如何？」師擬進語，鑑喝之，師忽領旨，述偈曰：

「實際從來不受塵，個中無舊亦無新，

青山況是吾家物，不用尋家別問津。」

鑑曰：「放下着！」師禮拜而去。

佛鑑慧勲與佛果克勤、佛眼清遠同是五祖演禪師門下三位傑出人才，號稱五祖演座下三佛。佛鑑和佛果原本就是結交已久的同參道友，二人同時在五祖演門下學禪，佛果先得證悟，而佛鑑不蒙印可，很想離去，另覓明師，是佛果的鼓勵和勸慰才留下來。後來，果然亦在五祖門下悟道。悟道過程當然佛果亦扮演重要關鍵角色。（詳見「福田」一一二期）

清海禪師來參，佛鑑問他：「三世諸佛，一口吞盡，當下還有什麼衆生可教化，這其中道理如何？」清海打算說話，佛鑑不待其開口，大喝一聲，他當下悟入，因此說偈，呈現見地

。這時，佛鑑要他「放下着！」所謂若執聖境，亦是邪。他禮拜而去。

衆生活在分別的二元世界裏，遇到任何境遇，總以凡夫之見，分別計度，道理一大堆。尤其學佛的人，道理更多，因此，人世間吵鬧不休，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吵了半天，沒有結果。

「理事圓融」是學佛不可不知的原則，有些話是站在理上講的，好比「諸法皆空」，你就不可以硬是強加在現實生活裏。能夠理解「實際理地不受一塵」，更要「萬行門中不捨一法」，如此，做到理事圓融，才不致於變成擔板漢哩！當體會到青山原是吾家物，自然不用尋家別問津了。理和事，凡夫只知事，而學佛者往往又只執着於理，理事其實是一體兩面，缺一不可的，如何圓融事理，則只有付諸實踐功夫——止觀、定慧的證入了。所謂功夫不離見地，見地不離功夫。

寸刀不施王化漏

夔州臥龍破庵祖先禪師，爲四川廣安人，俗姓王，跟隨羅漢院德祥法師出家，聽人家說昭覺寺緣長老是正統的禪宗巨匠，遂往參學，很得緣老的器重，可謂機緣相契，緣老並命他奉嗣圓悟香火。

某日，師從方丈門前經過，緣在裡面問：「庵頭有人麼？」師見旁邊靜悄悄，並無一人，遂答道：「無人。」語未說完，緣已衝出來抓住其胸口衣服就給他一拳，一面說道：「你慚！」師當下有所省發。

後來到了湖南澧州依德山涓公落髮受具足戒，並徧參諸方，到了蘇州的萬壽寺，適值寒冬夜裏下雪，師夜坐僧堂，自念行腳多年，未能大徹大悟，心中正悶悶不樂，忽然遠遠望見鐘動，遂走過後架，抬頭看到「照堂」二字，胸中疑情頓釋。未幾，又參叩雙林寺水庵禪師，水庵問：「師子尊者當年被廚賓斬去了頭，這事我暫不提，但只問你一件事，你且說說看：這西天胡子，爲什麼沒有鬚鬚？」師回道：「非雙林不舉此話。」（意思是這問題也只有老和尚你才問得出來。）水庵說：「作家禪客！」（稱贊他：還不錯！）師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意即我也只是說老實話而已。）水庵遂以手拓開，師曰：「勘破了也！」

後來，水庵禪師年事已高退居，師往參密庵傑和尚，傑即命師當典客。一日，傑對旁僧舉：「不是風動，不是旛動」語，師在旁聆聽，豁然大悟。次日，傑遇師於寮房前，對師道：

「總不得作伎倆，試露個消息來！」師隨時應聲道：「方丈裏有客！」傑呵呵大笑。

傑和尚遷移蔣山駐錫，師隨侍前往，親近五年，盡得旨要，辭別回蜀，傑送以偈曰：「萬里南來川蟲豸，奔流度刃叩玄關，頂門戳瞎金剛眼，去住還同珠走盤。」

師至夔州，尚書楊公輔以臥龍寺請師主持，師雖答應，但未幾便辭去，又遊至吳中，領衆於徑山靈隱寺，後來又駐錫常州薦福寺、眞州靈巖寺、蘇州秀峰穹窿寺。而楊和王請師住湖州資福寺，最後受約齋張公鑑請於慧雲開山，總共六座道場，先後由師領衆修行。師領靈隱寺時，有修道者來請益，問師胡孫子捉不住，請師垂示。師開示他道：「捉他作什麼？如風吹水，自然成文。」時無準爲侍者，在旁聽了便大悟。

我們的妄心一刻也停不止，就像那猴子般，修行打坐時，更是發覺到它的利害，這時將如何是好呢？其實，大可不必理它，它自然慢慢減少。多少劫以來，它已習慣動個不停，如今才剛開始修行，它怎有可能馬上平靜下來呢？因此，妄心不是你可以息它、捉它、滅它的，禪師說：「捉他作什麼？如風吹水，自然成文。」況且妄心來了，它也會過去呀！放輕鬆、自然，是修禪定的入門。木陳忞禪師於見此公案時，便有偈曰：

「至仁天子調玉燭，宇宙風清八百州，

寸刃不施王化徧，一人端拱坐龍樓。」

妄心來來去去，不去理它，只要保持覺知，便是修行訣竅。

法華蘊藏二諦義初探

雲庵

「中諦者統一切法，真諦者泯一切法，俗諦者立一切法。」湛然大師如是說。中諦能夠統合協調含覆所有的事理。故說真俗二諦都溶冶在中諦的洪爐中。真俗可以個自獨立，也可以和諧不衝突合為一體，成為中諦。俗諦既是立一切法，所有三藏十二部類經卷紙墨，都歸俗諦所攝。那麼法華六萬餘言七軸裝不也全是俗諦範疇。然而三藏十二部類經典的語言文字內有如指著月亮的指頭功用，應也蘊藏著真中二諦道理在。那麼六萬餘言的法華經應也隱含真中二諦理。今試著將法華中的蘊含三諦理範疏出來。以解佛史所言二諦為印度原型，三諦為中土衍生迷思。

由諸緣透視真諦

大論卷九十四，菩薩以神通力觀察「是人應以恐怖度者，以

地獄示之，汝當生此中。應以歡喜度者，示以天堂。」如佛弟阿難陀尊者，戀妻情深，世尊先以天堂誘導，後以地獄示之，終將度他出家。

又若眼見天堂、地獄之事，「心懷驚怖，厭患世間，爾時以漏盡神通，為他說漏盡法。衆生聞是法，破其著心，以三乘而得涅槃。」（大正 25 717 中）

大論這兩段話彰示凡愚衆生，於無所有法分別執著，不能出離三界生死，執無常苦空無我為常樂我淨，取有實在性，深著五欲，貪愛自蔽，不信諦法，不覺實際，故於「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中，迷惑諦理，傭人自擾，墮苦惱中。大覺世尊教弟子如何為苦惱世間把脈，用無常苦空無我觀對治凡愚四倒。故信解品：長者密遣二人追捉窮子，到長者處，做著除糞工

作，時間長達二十年。這二十年中所作除糞工作，即是象徵觀苦集滅道十六行，做四念處觀，觀生死因緣十二環鍊，修還滅門，以期解脫。

又化城品，大通智勝佛，受十方梵王及十六弟子請，為說生死流轉十二因緣生滅法，說涅槃還滅的清淨法。「六百萬億那由他人，以不受一切法故，而於諸漏心得解脫。皆得深妙禪定三明六通具八解脫，第二第三第四說法時，千萬億恒河沙那由他等衆生，亦以不受一切法故，而於諸漏心得解脫。」聞十二因緣法，思惟生死流轉，皆因「此生故彼生，此滅故彼滅」原理，諸法皆從因緣和合而生，無有作者，無有受者，故不受一切法。

又一切法有自身的五蘊，外界的六處，及虛妄分別的六識。三處和合，便有感受。但既是三處和合，即是條件組合，無有自性，則無有作者，無有受者。故不受一切法。不受一切法，沒有了三受，則無貪瞋癡，無貪瞋癡，則無見思煩惱，無見思煩惱，則不造三毒業，不造三毒業，則不受生死輪回苦，如是傳遞導引，則諸漏盡（斷見思惑），心得解脫，證一切智，漏盡結斷，灰身滅智，住有餘涅槃。（煩惱習氣未盡故）

二乘住於灰身滅智的有餘涅槃，可惜卻偏離世尊教化的目的。世尊告訴聲聞弟子，「世間無有二乘而得滅度，惟一佛乘得滅度耳。」二乘教法是方便力故，火宅譬喻品的三車誘導，最後賜給的是一大白牛車，喻說的就是先以生滅二諦觀教二乘弟

子急急逃離火宅，捨離見思，無常等生死，然後再教以回小向大。

世尊何以令聲聞走迂曲路線，不直接教以一乘佛法。化城品佛說：「佛知是諸衆生，怯弱下劣，以方便力，而於中途為止息故，說二涅槃。」這些人怕的是什麼？不耐佛道長遠，久受勤苦，乃可得成故。

如十住毘婆娑論有人問道：「菩薩欲至阿惟越致地者，行諸難行，久乃可得。或墮聲聞、辟支佛地。若爾者，是大衰患。如助道法中說是故，若諸佛所說，有易行道疾得至阿惟越致地方便者，願為說之。」

答曰：如汝所說是憊弱怯劣無有大心，非是丈夫志幹之言也。何以故。若人發願欲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未得阿惟越致，於其中間應不惜生命，晝夜精進如救頭燃。……佛如是說，發願求佛道，重於舉三千大千世界，汝言阿惟越致地是法甚難，久乃可得，若有易行道疾得至阿惟越致地者，是乃怯弱下劣之言，非是大人志幹之說。」（大正26.41上）這不就是說佛弟子中，怯弱下劣，無有大志的行者，大有人在。

觀真諦破假生滅，如是修真諦完成，能斷見思二惑證一切智，得至涅槃一日之價。二乘三界見思雖是斷了，塵沙無明未破。塵沙未破，表示未具足俗諦智（道種智），無明未破，表示未具足中道智（一切道種智）。爲了到達五百寶所得此二寶，爲這些怯弱二乘聲聞弟子，有必要於三百由旬中途設一休息站

，因為還有可能進入寶所的機會，故經文云：「若能前至寶所，亦可得去。」所以中途休息站是須要的。

由諸業透視俗諦

真諦泯善惡跡，不說功德，不言地獄。俗諦說有，故立一切法。俗諦既立一切法，所有行爲的因果宛然存在，所以有地獄，有天堂，有功德。梁武帝與達摩禪師對話不投機，一位是站在俗諦立場說度僧出家功德，建寺安僧功德。一位是站在真諦無漏慧立場說，度僧安僧是人天小果，有漏之因，沒有功德。達摩的禪法再好，不能契俗諦機宜。梁武帝對佛教再熱誠護持，不能契入無漏真理。機理不能和諧，達摩禪師不得不選擇離開金陵，嵩山面壁去也。六萬餘言法華經可沒有這個問題。三諦都兼顧到了，它可以從無中說有，如眼見空花。也可以從有裏尋無，如手攢水月。更可以統一和諧有無，非有非無，非如非異，如心經說：「色不異空，空不異色。」所以可以從六萬餘言裏找出闡揚俗諦句義，有罪業、有功德、有惡因惡果、善因善果。否則經義落入虛無空洞，撥無因果，習者身心無主，禍及世出世間。

說惡因惡果的，如譬喻品：「若人不信，誹謗此經，或見有讀誦，書持經者，輕賤憎嫉，而懷結恨，此人罪報，汝今復聽，其人命終，入阿鼻獄。」在世間上，言語稍不小心，傷害他人，嚴重者觸犯世間道德律法，何況誹謗聖人教言。此爲一方

面警告人不可誹謗聖人教言，一方面也告人研究教理的學人，請勿輕視讀經、寫經的人，俗云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一個不小心落嘴，都要負責因果的。

講到供養塔廟功德的，如授記品：迦旃延、目犍連皆以供養佛塔廟功德成正覺。文云：「大迦旃延，於當來世，以諸供具供養奉事八千億佛，恭敬尊重，諸佛滅後，各起塔廟高千由旬，縱廣正等五百由旬，皆以金銀琉璃車磑馬瑙等，供養塔廟。……供養是諸佛已，具菩薩道，當得作佛。」

我今語汝，是大目犍連，當以種種供具供養八千諸佛，恭敬尊重。諸佛滅後，各起塔廟高千由旬，縱廣正等五百由旬，皆以金銀琉璃等以用供養，……當得成佛。號曰多摩羅跋栴檀香如來。」

又有品名就直接以功德出現的有分別功德品、隨喜功德品、法師功德品。如分別功德品文：「阿逸多，若我滅後，諸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是經典者，復有如是諸善功德，當知是人已趣道場，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坐道樹下。」

隨喜功德品文云：「聽法華經，聞已隨喜，復行轉教餘人，此人功德與展轉第五十人聞法華功德勝過以滿閻浮提的金銀琉璃等布施。」

又如強調聽聞法華經不思議功德而得六根清淨。如法師功德品說，誦持、讀誦、書寫法華經，可得六根清淨功德。

又如常不輕菩薩品，說的是常不輕臨欲終時，於虛空中，具聞威音王佛，先所說法華經二十千萬億偈，悉能受持，即得如上眼根清淨耳鼻舌身意根清淨。得是六根清淨已，更增壽命二百萬億那由他歲。

如藥王菩薩品，藥王菩薩自念，我得現一切色身三昧，皆是得聞法華經力。我今當供養日月淨明德佛及法華經，即時入是三昧，於虛空中雨曼陀羅華等供養佛，並且燃身供養如來。憑此功德，得解一切衆生語言陀羅尼。這也是說燃身燃臂供佛的不思議功德。

這幾品經章強調功德，意在喚醒沉空滯寂者，對諸佛及大菩薩的信心與讀誦書持弘揚經典，增長功德，以潤滑乾癢的空寂。要成佛道，除了智慧莊嚴，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是由修福莊嚴的。故方便品說：「乃至童子戲，聚沙爲佛塔，如是諸人等，皆已成佛道。」。所作善根能證菩提，乃至小低頭等，皆亦如是。成佛也要從最基本的福德累積。

說到妙音菩薩、觀世音菩薩乃至普賢菩薩等數品，說的都是俗諦假觀化導的實際代表。妙音、觀世音二位菩薩現種種身，拔衆生苦，與衆生樂的慈悲行。普賢菩薩大願，若衆生修習法華經，必會感應普賢菩薩乘六牙白象，與無量菩薩，以一切衆生所喜見身，現其人前。

二乘心性冷漠，不近人情，縱與衆生互動，也祇是不得已的

被動式，而諸菩薩示現世間積極與衆生互動的事跡，應是給于二乘做一示範。是故諸佛菩薩爲了衆生，不惜從寂滅相中，示現世間。由實相真本，垂於俗跡，即如方便品偈：「但以假名字，引導衆生心。」

由修證透視中諦

真諦說空，一切法的存在無實在性。這祇是片面的觀察。如盲摸象，都祇是象的一部分。真諦祇是佛法的部分，俗諦也是佛法的部分，非整體性，此真俗二諦是方便道。藥草喻品：「如來知是一相一味之法，所謂解脫相、離相、滅相、究竟涅槃、常寂滅相，終歸於空。」終歸於空，不是聲聞的灰身滅智空，乃是中道第一義空。第一義空，非聲聞思惟模式所及，故佛不即爲說一切種智。一切種智不但見空，亦見不空。

方便品更說到所有的譬喻言辭，方便說法，都是爲令衆生得一切種智。一切種智，是護念斷常見的衆生，聞諸法空者，恐墮撥無因果的邪見，此時就要用一切種智的不但空智慧（緣起世俗有）破此斷見。故敍品彌勒菩薩敍述見東方萬八千佛土衆生，爲求無上道，修種種行，或行布施，或誦經典，或深修禪定等。真諦觀一切法空不等於無上道，它祇是但空，不具足一切法。還要在世俗假有中，修種種願行，亦即戒定慧三學具足修習。不因爲觀一切法空，就可以捨棄世俗的一切道德規範，落入無因無果的斷滅見。故方便品偈頌說了「諸法從本來，常

自寂滅相」。古人解析曰：若體無明本無，常寂真滅，但本無雖寂，若不修道，無由契會寂滅。故偈頌接著就說「佛子行道已，來世得作佛」。體悟寂滅祇是達理，還要事修福慧二嚴莊嚴法身，此真諦與俗諦統一諧和，令不偏頗矛盾。

本經是典型中道思惟，於如來壽量品明確點出：「如來如實知三界之相，無有生死，若退若出。亦無在世，及滅度者。非實非虛，非如非異，不如三界，見於三界。如斯之事，如來明見，無有錯謬。」世尊用一切種智中道佛眼，觀見三界的實實在在性相，不可用凡夫知見揣度如來眼智。凡夫二乘見有生死輪迴，有苦有樂，有在世及滅度者，有世間種種隔異不同，有出世間之真如平等。同是實有之見解範圍，然二人亦又各不同是處。凡夫溺於生死，不知出離，故流轉生死。二乘見生死如避毒蛇，急急逃離。見有凡聖，欲求轉凡入聖。故大品云：「所以修種種行，以求出離三界火宅。」

如來說有生死、有涅槃、有退有出，那是為導引眾生進入無上道的隨他意語。若於世間假名所安立的諸法，要尋名求有實際，且執為自性實有見解，那麼就要以空無自性來對治。直到這斷常二見終止，一切語言文字就無用武之地。

於世俗諦中，諸法是不可紊亂的，例如大小長短，方圓寬扁，既已約定俗成，就難改變。父母兒女，兄弟姊妹長幼排序，是天經地義，就不能拿它顛倒立名。然安樂行品中佛卻告訴弟子，要「觀諸法如實相，亦不行不分別，是名菩薩摩訶薩行處

。」這不又是乖角了嗎？未必，達到中道第一義諦智慧的聖人，能夠於真俗之間出入無阻，於真如實際不妨落入現實世間，於現實世間不礙住於真如法界。於現實世間，聖人有能力處理不如三界的難事，故法師功德品說「若說俗間經書，治世語言，一切治生產業，皆順正法，皆與實相不相違背。」

「復次菩薩摩訶薩觀一切法空。如實相，不顛倒不動不退不轉，如虛空無所有性，一切語言道斷，不生不出不起，無名無相，實無所有，無量無邊，無礙無障，但以因緣有，從顛倒生。菩薩常樂觀如是法相。」

安樂行品這段文句，可謂是菩薩行處宗主。這些文字章句，都已雙非二邊，兩個極端已不存在，故一切語言道斷。文句釋云：「：不顛倒者，無八倒也（無無常苦空無我四枯，無常樂我淨四榮）。不轉者，不如凡夫轉生死，不如二乘轉凡聖……」智者大師解釋完了這段章句，最後說：「上直明中道觀慧。」（大正34 120下）是菩薩學處最後關鍵要證入中道實相。

法華經指出世尊垂跡世間說法四十九年的目的，在導引人人成佛。四十九年間所遇到的人們，聰明才智不同，精勤放逸不同，勇猛怯弱不同，熱情冷漠不同。致使理有三諦，行有三觀，乘有大小，教有藏通別圓。然，乘要通歸一佛乘，教要通歸於圓教，理要通歸於中道實相理，觀要通歸於中道正觀。法華聖典六萬餘言，就是評判過去所談經典內容有不和諧處，於於綜合統一，點出最高歸宿——成佛，故言中諦者統一切法。

九十二年八月份會務報導

(會訊第264期)

捐款芳名錄

(總計 伍萬伍仟叁佰元整)

陸仟元：林修

貳仟元：王中孚

壹仟元：月薪

傅冠智

陳榮壁

曾林鳳英

伍佰元：道益師

傅冠盛

吳燕靜

宋淑真

顏高龍

叁佰元：王玉治

韓立銘

石大德

鄭海連

貳佰伍拾元：

貳佰元：李錦菊

林淑娟

吳新長

楊炳輝

郭保成

陳其彬

宏益師

黃忠志

陳文宗

謝孟哲

海端師

徐鈺銓

江柏興

陳俊弘

顏毓黛

林世豐

楊淑敏

石宛玉

鄭婷方

李耀斌

李桂雲

侯坤隆

吳李玉香

楊鄭秋香

郭阿英

陳李英

李雪梨

陳政宏

陳怡青

徐淑媛

修欣打字行

徐貴美

黃鈴心

陳永漢

陳廖恨

鄭桂娟

吳美樺

吳美樺

莊寶治

李奇蓓

李周美英

侯坤成

吳李玉理

楊鵬瀚

陳永川

許素月

余佳璋

陳政維

陳楊秀鸞

徐貴美

董水治

陳文祥

許瑞吟

黃柳英

黃大根

吳郭春瑾

吳智義

石馨文

柯錦燕

李文哲

林美辰

侯燦榮

韓麗玲

楊智惟

陳俊竹

蕭志哲

廖粹華

林連佛

侯梅雪

韓慧玲

楊老德

江英嬌

陳寶蓮

蕭伊欣

蕭伊慧

陳新昌

陳聖道

石修誠

鄭海英

廖粹華

林盼

侯鈴朱

楊老德

江英嬌

陳寶蓮

蕭伊慧

92年8月份收支明細表

收	上月結存	\$ 54,378	40
	本月收入	\$ 55,300	00
	收入總計	\$109,678	40
支	教育文化支出		
	福田雜誌第206期印刷費用	14,000	00
	福田雜誌郵寄費用	2,975	00
	劃撥代金手續費	25	00
	供養法師(他寺)	6,000	00
	濟助支出		
	洪樺	2,000	00
	洪樺	2,000	00
	洪余	2,000	00
	鄭賴	2,000	00
	張宜	5,000	00
	洪水	5,000	00
	萬再	5,000	00
	楊淑	5,000	00
	蘇俊	5,000	00
出	支出總計	\$ 61,000	00
	本月合計	\$ 48,678	40
	收支比較	110.3 %	

壹佰元：王靖君

謝幸芬

盧貞吟

朱容葦

朱宣綺

王滿足

王阿季

林姿語

侯文秀

黃郁儒

郭松山

陳姿妙

陳柳朱

顏愛娥

葉曉源

葉十青

梁田雪銀

邱俞寧

邱郁修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邱俞寧

會長：顏高龍
副會長：鄭海英
孫申娥

會德功福田寺然湛

8月份救濟事蹟

1. 賴宜民先生：住嘉義市小雅路一八三號六F之十六，三十歲。案主本身為肢體障礙，育有一子一女，其妻目前與案主因故分居中，家中經濟有賴案主自理，但案主日前因肢體不便發生車禍，肇事者逃逸，而由警消送入醫院治療，由於經濟能力不足，家中尚有二名子女，故本會協助醫療費用伍仟元整。

2. 張水妹女士：住嘉義縣中埔鄉同仁村柚仔宅三十三號，八十歲，案主民國八十年因病去世，此後家中事務皆由案主負擔，其長子於八年前迎娶印尼新娘，並育有二對雙胞胎，次子則自成一家。雖長子待案主甚好，但因收入有限，四名子女尚年幼，長媳雖可協助處理家務，但卻不能外出謀生，此次案主因不慎摔倒骨折，須置換人工關節，但經濟能力不足，故本會協助其醫療費用伍仟元整。

3. 洪再峰弟弟：住嘉義市彌陀路七十巷二十三弄四一號，三歲。案父三十七歲因肢體無工作，平日賴零工維生，案母二十歲，輕度智能障礙，育有五子，前三位子女因無力撫養而送人領養。案主因高燒入院，因未能及時送醫，目前仍須住院觀察，由於家中謀生能力低，本會協助其醫療費用伍仟元整。

4. 萬淑媛女士：住嘉義縣阿里山鄉樂野村樂野五十八號，三十八歲。因腹痛入院，經診斷為腹膜炎，由於案主為原住民，兄弟之經濟狀況不佳，家中父母俱亡，平日生計皆由本身自理，且尚有二子，但戶籍上皆為父不詳，由於無力養育，其長子已送養，次子目前則協調安置中，因本身即主要收入者，本會協助其醫療費用伍仟元整。

5. 楊嘉進先生：住南縣歸仁鄉中正八街二十六號，二十四歲。案主國中畢業後即北上工作，但不久出現精神異常而被送回家中。家中經濟有賴案父賣麵維持，案母則在其幼年時即離家音訊不明，另有一妹則至工廠任女工。由於案主中斷健保，目前仍積欠費用，此次因病住院，因滿二個月原院不給付，而轉至嘉義醫院持續治療，本會協助醫療費用伍仟元整。

6. 蘇俊昌先生：住南縣善化鎮中山路三八二號，四十六歲。案主為精神分裂症患者，目前控制情況並不穩定，其父本身為憂鬱症患者，而案母則年事已高，無法分擔家務，另有二姊妹亦為精神分裂症患者，家中經濟惟賴么妹協助，故本會協助其醫療費用伍仟元整。

7. 本月固定幫助戶：洪樺燦先生、洪樺煜先生、余茂榮先生、鄭榮泰先生，以上各貳仟元整。



舊日(七)

• 贈 閱 •

■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九月十五日出版
佛曆三〇三〇

■ 郵政劃撥：0366921~4 福田雜誌社帳戶

■ 發行人：雲 庵

■ 印刷廠：南功美術印刷廠

(台南市健康路209~4號)

■ 電話：(06) 2 2 2 8 5 1 8

■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局版臺省誌字第991號

■ 社址：台南市70019忠義路二段38巷8號 ■ 中華郵政南台字第267號執照登記為雜誌類交寄